

馮其庸纂校訂定

八家評批五樓夢

馮其庸纂校訂定
陳其欣助纂

八家評批紅樓夢

上

文化藝術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號

八家評批紅樓夢

馮其庸纂校訂定

陳其欣助纂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經銷

懷柔東茶壩印刷廠印刷

*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00.375 字數 1,920,000 插頁 5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ISBN 7-5039-0236-1/I·150

定價(上中下三冊): 80.00 元

小 引

《紅樓夢》一書，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年）程偉元、高鶚木活字本行世後，至嘉道間，即評本紛出，初爲圖贊本，繼爲圈點夾評本，未署評者姓氏。至道光壬辰（道光二十一年，一八三二年），雙清仙館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始有王希廉（雪香）署名，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年），太平閑人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成，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湖南卧雲山館刊行，此兩書遂風靡天下，至光緒間，上海廣百宋齋鉛印《增評補圖石頭記》，署王雪香、姚燮評。此本亦轉相刊行，歷久不衰。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年），上海同文書局復出石印《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署名爲王希廉、張新之、姚燮評。此實將三家之評匯於一書也^①。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上海桐蔭軒復出石印本《增評加批金玉緣圖說》，署名爲王希廉、蝶簫仙史評。道咸間復有陳其泰《桐花鳳閣評紅樓夢》，民初更有王伯沆評《紅樓夢》，此兩書皆爲稿本，近年始有輯評印本流布。

夫《紅樓夢》評本，風行將及一百五十年，至解放以後，遂爾消歇，竊以爲此非善策。蓋

① 此書所題之評，實際上是三家之回後評及張新之文中評。姚燮之眉評及文中評皆未匯入。

舊時評本，頗有可採者，且單行之評紅論著亦復不少，其間不乏真知灼見。乃與陳君其欣謀選輯而重訂之，陳君欣諾，復得無錫教育學院領導夏寒、姚載熙諸先生之助，而文化藝術出版社領導諸公又慨允出版，予得以上諸公之鼎助，此志遂得以行，私心所感，可勝道哉！爰卽書之簡端，以志不忘云爾！

寬堂馮其庸謹志於京華瓜飯樓，

時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本書正文以乾隆辛亥程偉元、高鸞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程甲本）爲底本，校以甲戌、己卯、庚辰、咸序、蒙府、夢稿、列藏、夢叙、王雪香評雙清仙館本、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本、王希廉、姚燮評《增評補圖石頭記》、王希廉、張新之、姚燮合評上海同文書局《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乾隆壬子程偉元、高鸞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程乙本）諸本。

二、本書評批文字取道光十二年雙清仙館刊王雪香評本、光緒七年卧雲山館刊妙復軒評《繡像石頭記紅樓夢》、光緒間悼紅軒原本王希廉、姚燮評《增評補圖石頭記》、光緒十年上海同文書局王希廉、張新之、姚燮評《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二知道人（蔡家琬號陶門）《紅樓夢說夢》、諸聯《紅樓夢評》、涂瀛《紅樓夢論讚》、解盒居士《石頭臆說》、洪秋蕃《紅樓夢抉隱》共八家。故是書題名爲《八家評批紅樓夢》。

三、本書正文一以乾隆辛亥萃文書屋刊本（即程甲本）爲據，遇有錯別字則參諸本逕改。凡屬改正底本錯別字，一般不作校記。

四、本書一般不輕易改動底本文字，遇有底本錯訛脫漏，必須校改者，則在校記中寫明底本文字，並說明據何本改入何文字，以便查核。

五、遇底本有大段文字少於抄本或他本，說明並非底本脫漏而係別本刪改^①，屬於此類情形，一律不作校補，以存程甲本原貌。但別本之重要異文，則酌情以校記出之，以便讀者檢閱。

六、評點本上原有之圈點，因排印困難，不得已畧去。評點本上之正文下雙行小字批及行間批，一律以小字排於正文之下。

七、本書所取王雪香、張新之、姚燮諸家評批文字，一律全錄，不加刪除，以存全貌。其餘各家，除諸聯《紅樓夢評》因文長畧有刪節外，餘皆爲全璧，以便研討。視坊間流行之《金玉緣》等諸本，則此書差可謂完備無缺矣。

八、洪秋蕃《紅樓夢抉隱》之各回評文，分插入各回之末。總評則歸入本書總論，以求本書之體例一致。

九、本書因係評批本，所載評批文字較多，且必須排入當頁，故已無法再加注釋。且當前已

^① 例如甲戌本首回「來至峰下」句下，較別本多四百餘字，程乙本較程甲本又有大量刪改，凡此均屬版本系統之異，本書正文不作校補，亦不一作校記，以免煩瑣。

有紅樓夢研究所之新校注本通行於世，該本注釋較爲精詳，讀者自可參閱，故本書不再另行作注。

十、本書成於倉卒，取材容有不精，體例或存疎漏，敬請讀者明教，容他日更訂之。

黃河石屋主人馮其庸訂於磊軒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雨窗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全稿重訂一過。

重議評點派

馮其庸

——代序

紅學史上的評點派及其他

《紅樓夢》從它誕生至今，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了。大家知道，對《紅樓夢》的評論差不多是與《紅樓夢》的創作同時進行的，這就是衆所周知的脂硯齋評。現存十一種《紅樓夢》早期抄本中^①，只有鄭振鐸藏本（只存二回）和舒元煒校本不帶評語，其餘的九種抄本都是有脂評的。還有一種一度出而復失的南京靖氏藏本，也是一個有大量脂評的本子。由此可見，早期流傳的《紅樓夢》（當時大都稱《石頭記》）抄本，它一開始就是有着較多的評批的本子。

如果這許多評批也是屬於研究性質的話，那末可以說，《紅學》的歷史，是以評批的形式開始的。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程偉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印了這部巨著，同時刪去了它前八十回原

① 現存十一種《紅樓夢》（《石頭記》）早期抄本是：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四、戚蓼生序本《石頭記》，五、清蒙古王府藏抄本《石頭記》，六、南京圖書館藏抄本《石頭記》，七、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八、夢覺主人序本《紅樓夢》，九、舒元煒序本《紅樓夢》，十、鄭振鐸藏殘抄本《紅樓夢》，十一、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

有的評批文字，又對正文作了刪改並續刻了後四十回，成爲一種只存正文的百廿回的本子。但是，這個刪去批語，只存正文，又續上後四十回的《紅樓夢》擺字本，却意想不到的地招來了大量的評批本。現在可以查得出來的脂硯齋以外最早的一種帶有評批的本子，是嘉慶十六年（一八一）東觀閣重刊的《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它「有圈點、重點、重圈及行間評。」^①這時，距離程、高的擺字本正好是二十年。從這個本子來看，已經不僅有評，而且有圈和點了，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評點的本子^②。自此以後，各種評點本就如雨後春筍，爭先出土了。

嘉慶十六年的東觀閣重刊本《紅樓夢》，是否就是真正最早的脂評以外帶評點的本子，還很難說。因爲目前沒有可能在這方面作徹底的查實。但大體說來，從乾隆辛亥到嘉慶初年這段時間，是脂評以外新的評點《紅樓夢》的開始階段。到嘉、道之際及其後，這種評點本就層出不窮了。我們據一粟的《紅樓夢書錄》，就可列舉以下各種：

- ▲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 ▲批評新大奇書紅樓夢
- ▲批評新奇繡像紅樓夢
- ▲繡像批點紅樓夢
- 嘉慶十六年東觀閣重刊本
- 善因樓刊本
- 善因樓刊本
- 三讓堂刊本

① 見一粟《紅樓夢書錄》。
 ② 脂硯齋評本的基本形式是回前回後評、眉評、行間評、正文下雙行小字評這幾種方式。概括點說，就是有評而無圈點。我們習慣所說的評點派，是有評又有圈和點的。

《新增批點繡像紅樓夢》

同文堂刊本

《繡像批點紅樓夢》

緯文堂刊本

《新增批評論繡像紅樓夢》

三元堂刊本

《新增批點繡像紅樓夢》

佛山連元閣刊本

其他如「輪選樓刊本」、「五雲樓刊本」、「文元堂刊本」、「忠信堂刊本」、「經綸堂刊本」、「務本堂刊本」、「經元昇記刊本」、「登秀堂刊本」等等，也統統都是屬於評點本。

在當時的許多評本中，影響最大的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評點《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和道光三十年張新之評點的《妙復軒評石頭記》、王雪香、姚燮合評的《增評補圖石頭記》（上海廣百宋齋本，古越誦芬閣刊本，光緒十二年、十四年上海石印本等），以及王雪香、張新之、姚燮合評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鐫記書局鉛印本、同文書局石印本、上海書局石印本、求不負齋石印本、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上海桐蔭軒石印本，等等）。只要看一看當時評本名目之多和出版書局之多，就可以明白這種評批圈點的本子如何受到當時讀者的歡迎了。

以上這些本子，都是將評批和圈點附着在正文上的，其評批圈點的形式，實際上就是脂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清以來評點小說、戲曲、古文、詩詞的一種共同形式。

除了這種附屬於正文的評批圈點的本子外，從乾隆後期開始，還有一種脫離了正文而獨立的評《紅》專著。如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周春寫的《閱紅樓夢筆記》、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至二十五年間（一八二〇）成書的思元齋主人裕瑞寫的《棗窗閑筆》、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成書的「二知道人」寫的《紅樓夢

說夢，道光元年刊青浦明齋主人諸聯撰的紅樓評夢，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成書光緒二年刊行（一八七六）的晶三蘆月草舍原本，簞覆山房編次的紅樓夢偶說，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養餘精舍刊的涂瀛著的紅樓夢論讀，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刊江順怡撰的讀紅樓夢雜記，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刊解盒居士撰的悟石軒石頭記集評，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刊夢癡學人撰的夢癡說夢，光緒三年刊石主人撰的紅樓夢精義，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以前成書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刊行的武林洪秋著的紅樓夢抉隱，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刊青山山農撰的紅樓夢廣義，等等等等。這類書數量甚巨，不能也不必一一列舉。

以上這一類評紅書，習慣並不把它們算在評點派之內，其區別就是一不附着於正文，二沒有圈點。但它是屬於真正的評紅專著，這是毫無問題的，並且解放以來，同樣對這一大批評紅專著未能加以重視。所以從廣義的角度出發，我仍把它與評點派一起提出來探討。

除了以上兩類評紅的方式外，另有一類，是用詩歌來對紅樓夢作評論的。究其始，則與脂評一樣，也是與紅樓夢的創作幾乎是同時產生的。現存甲戌本凡例後的那首七律：「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首詩，明顯的是對紅樓夢的一個總評（我認爲這不是尋常人的手筆，這應該是脂硯齋的文字）。又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失其姓氏，惟見其詩意駭驚，故錄於斯云：「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閑風閑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詩後還有一段文字：「凡是書題者，不可（不以）此

表的評點派。其次就是周春、二知道人、諸聯、涂瀛、解盒居士、洪秋蕃等人所代表的評《紅》筆記專著。到了民國初年，又興起了以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爲代表的「索隱派」。雖然當時影響很大，但畢竟爲時較短，所留作品不多，再經胡適的批判，也就漸次消歇了^①。

以上，就是二百年來紅學史上評《紅》情況的一個綜述。

評點派紅學述要

評點派紅學由於解放以來一直未受重視，甚至無形中還處於一種被全盤否定的地位，因此，人們對這一派的紅學的觀點和它的主要著作，已經十分陌生了。但實際上近幾十年來紅學界爭論或探索的問題，有不少是他們早已探索或爭論過的，爲了便於大家了解，這裏我分成若干問題，撮述其要點或撮錄其有代表性的文字如下：

一、關於《紅樓夢》作者的探索

一九二一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他根據袁枚《隨園詩話》等材料，考證出《紅樓夢》的作

① 在胡適的文章之後，尚有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一九二七），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一九三四），湛虛的《紅樓夢發微》（一九四八），相繼發表，近年來國內外索隱派的論著亦時有所見，但從總的趨勢來說，已經是餘音了。

者是曹雪芹。其祖父是曹寅，字棟亭，曾任江寧織造等職。《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胡適還在這篇文章裏排列出了曹家自曹錫遠以下至曹頤、曹天祐（原作「祐」）等人的世系表。胡適當時的這一發現確是驚人的，其材料之豐富和考證的用力也確是很突出的。這篇文章中的不少重要結論如《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其祖父爲曹寅，此書是在作者家庭敗落後所作的等等，至今仍是正確的。

但是，關於這個問題，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裏就曾說：

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棟亭也，棟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甲寅爲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距雪芹之死僅三十來年，周春所說，當然有錯誤，但他指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應是孫，錯了一點），指出曹寅的字號和官職，這些大體還是正確的。後來的二知道人也說：

曩閱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心口間汨汨然，欲有所吐。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

——嘉慶十七年刊《紅樓夢說夢》

這裏也十分明確地確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與周春同時的裕瑞則說：

《紅樓夢》一書，曹雪芹雖有志於作百二十回，書未告成即逝矣。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本未能盡一耳。此書由來非世間完物也。……

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

雪芹二字，想係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遊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

其先人曾爲江寧織造，頗裕，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

——《棗窗閑筆》

裕瑞的這段記述，早爲紅學家們所注意了，很顯然，他在這裏提出的有關曹雪芹本人、家世、官職、姻戚、八十回抄本、抄本的歧異、抄本的不全（由來非世間完物，只有八十回）、抄本的脂批等問題，長期以來，也是我們一直討論和探索的問題。夢癡學人則說：

《紅樓夢》一書，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係內務府漢軍（此點誤）正白旗人，江寧織造曹練（棟）亭公子（此點亦誤）。嘉慶初年，此書始盛行。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管可壽齋刊《夢癡說夢》

夢癡學人對曹雪芹的了解，除個別問題有誤外，大體說來，已經相當準確了。

以上這些材料，都在胡適發表考證文章之前。這些材料有的雖然並不講得都對，但基本上都是正誤參半，有對有錯的。把其中各家正確的部分集合起來，可以知道當時他們對曹雪芹的了解也已有一定的廣度和深度了。當然，胡適的考證並不因爲這些材料的陸續發現而降低其重大價值，但這些材料的客

觀存在，它表明了前人已經對這些問題進行過探索，並且記下了自己的看法，我們當然也不能無視這些見解的學術價值。如果要撰寫《紅樓夢》作者研究史的話，那末，以上這些人無疑都是先驅者。他們都是二百年間曹雪芹這個偉大名字的探索者，如果再對照一下近年來臺灣杜世傑完全否定曹雪芹其人的真實存在的這一事實，那末就會感到以上的這些探索者們就更為可貴了①。

二、關於《紅樓夢》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書的問題

魯迅曾經指出：「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의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當然是十分精闢的話。但類似的意見，在評點派紅學中，也是早就有過的。如王雪香說：

清末的傳奇小說，多託言於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似之，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紅樓夢》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

——《紅樓夢總評》

劉銓福說：

《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

① 按最早確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當然是永忠和明義，他們是曹雪芹同時代或稍後一些的人，他們在題《紅樓夢》的詩題和小序裏都明確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